

北京的故事

赵洛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的故事

赵 洛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京)新登字301号

责任编辑：武冀平

封面设计：吴健群

技术编辑：吴子文

北 京 的 故 事
赵 洛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内大街甲9号)
北京华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40千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4000册

ISBN 7-5032-0774-4

G·206 定价：4.50元

目 录

•京华往事•

“阪泉之野”应在今官厅水库	(1)
涿鹿黄帝庙和北魏拓跋氏	(2)
契丹人重建涿鹿黄帝庙	(4)
传说终究是传说	(5)
京北祖先栖息地	(7)
长城与种树	(8)
神功圣德三千牍	(10)
京九铁路线和南下驿道	(11)
话说流杯亭	(12)
永乐大钟和姚广孝	(14)
十三陵宝城怎能几次进出	(17)
北京的坛庙和求长生的嘉靖	(18)
京华何处碧山堂	(21)
京华何处渌水亭	(24)
刘墉建辟雍	(26)
北京城墙的故事	(27)
一、北京内城为何九个城门	(31)
二、说话正阳门	(32)
三、水陆要冲朝阳门	(34)
四、京师九门关帝庙	(35)

五、明承天门是皇城正门	(37)
幽燕鸿飞留爪迹	(39)
一、鸣泽在哪里	(42)
二、充满生机的地方	(43)
三、西郊园林和水	(44)
四、海淀的南北两条河	(46)
五、北京北上的三条大道	(48)
王闿运的《圆明园曲》	(50)
难得一见的珍本	(53)
《清宫词》不少珍闻秘事	(54)
读《梦蕉亭杂记》	(56)
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	(59)

•宣南诗话•

只向慈仁寺里寻	(62)
《长生殿》演出于后孙公园	(65)
一架藤萝是岸堂	(67)
藤花紫满檐的古藤书屋	(69)
槐簃和枣东书屋	(71)
蒲褐山房的怜才心意	(74)
赵瓯北不忘时晴斋	(76)
外廊营的一曲惊弦	(78)
卷施阁清谈振檐瓦	(80)
李铁拐斜街的愁吟	(82)
风雨宣南岁月深	(85)
夜窗同梦笔生花	(87)

龚自珍咏花发忧思	(88)
门楼胡同的会见	(91)
陶然亭和龙树寺的雅集	(95)
诗里莺花稗史情	(97)
狂生？爱国志士	(99)
道光中期活跃于宣南的诗社	(101)
从壶园宾客到少陵愁苦	(103)
杨梅竹斜街旅店里的故事	(105)
黄遵宪来京寻狗屠	(107)
半塘余韵渺如琴	(109)
唐衢痛哭万人惊	(111)
高吟击楫歌	(113)
林琴南的室名别号	(115)

•游屐印痕•

寻杏花记	(117)
十里秦淮水蔚蓝	(119)
鸡鸣十庙失萧曹	(121)
石湖诗情	(124)
二乔莫更夸夫婿	(126)
赤壁两题	(129)
此景只应天上有 岂知身在妙高峰	(131)
汉嘉奇绝冠西州	(133)
说栈道	(135)
惠州，东坡心上的桃花源	(138)
罗浮山东坡学道	(140)

南海神庙	(143)
陈其年的旅游词	(146)
旅游大诗家查初白	(148)
三副对联	(150)
枰畔絮语	(153)
一、棋谱似兵书	(153)
二、三国名将爱下围棋	(154)
三、我国第一个围棋谱	(155)
四、围棋何时传入日本	(156)
五、一盘棋下白了胡须	(157)

•斯人难忘•

徐福之谜	(159)
一、仅仅是求仙药吗?	(159)
二、海外蓬瀛别有天	(160)
三、徐福的前辈	(161)
四、对夷洲和瀛洲的探索	(162)
武成王庙里的将军	(164)
清初奇人刘献廷	(166)
王鼎二三事	(169)
也书琦善二三事	(170)
龚自珍南归之谜	(172)
一编聊献郊侨书	(173)
魏源的见识	(175)
黄遵宪与人境庐	(176)
一百年前薛福成的预言	(178)

翁同和平反杨乃武案.....	(180)
爱国学者王懿荣.....	(181)
在张恨水的故乡	(183)
报人·作家·学者——忆友鸾兄长.....	(187)
乡情	(194)
• • *	
后 记.....	(200)

074284

京华往事

“阪泉之野”应在今官厅水库

北京晚报讨论炎黄之战的阪泉在哪里。有说延庆，有说在河北的涿鹿，各引经据典。它究在哪里呢？

需要留意的是，炎黄战于阪泉之野，不能漏掉“之野”，即一块开阔的原野。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清明节，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祭黄帝陵的祭文说：“涿鹿奋战，区宇以宁。”也有书说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可见是一大战役。这就需要有一个开阔的大战场。

从北京北边的地形图看，群山环绕中，惟西起涿鹿古城东到延庆县城为一盆地。也只有这一盆地才容得下当年炎帝、黄帝“血流漂杵”这样的战事。

在这盆地中，比较居中平坦的，适为一九五四年建成的官厅水库。水流低下，水库应为平原中心地，应即是当年征战的阪泉之野。

有的书说炎帝抵挡不住黄帝进攻，败退到涿鹿城东一里的阪泉。这阪泉古代为一小河，流入桑干河，为桑干河的支流。流泉或为温泉，离温泉不远，魏曾建过行宫，适合旅游。又于阪泉之野的西侧，用来纪念黄帝，东汉以来，这里

建有黄帝祠，即黄帝庙。

所以，黄帝庙在汉代涿鹿古城东一里的阪泉。王北辰先生以为涿鹿古城在今河北省涿鹿县矾山乡，是对的（详见晚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六日王北辰《阪泉在涿鹿县》），其实离今北京门头沟区西北不远。

到了北魏，鲜卑族的拓跋氏明元帝、太武帝三次来此祭拜，拓跋氏以为黄帝最小的儿子昌意之子“受封北土”，是拓跋氏的祖先。所以到家庙涿鹿黄帝庙来祭自己祖先。涿鹿黄帝庙由此显示出不平凡的价值，对北魏的政治、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表明黄帝——中华文明共祖的巨大影响。

（原载1993年1月28日《北京晚报》）

涿鹿黄帝庙和北魏拓跋氏

北魏拓跋氏自以为是黄帝之后，在《魏书》和《北史·魏书》都写得很清楚。《北史·魏本纪第一》即写：“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还说：“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均自以为是黄帝后裔。一九三五年于右任先生写：“汉族固为其苗裔，而西藏族之羌，回族之安息，苗黎族之禹号，蒙古族之匈奴，东胡之鲜卑。金人之祖且为黄帝之子清，满清则金人之后也。”

黄帝，传说中我们的始祖，是原始氏族向奴隶制演变的反映。他发明舟车衣裳等等生存必需的文明——所以称轩辕

氏。尤其施行德政，任用贤能，成了儒家理想政治。这圣德的光被，影响到少数民族，成为我国文明的共主。

北魏王朝的建立者鲜卑拓跋氏原居于东北大兴安岭，后逐渐南下，为氏族游牧民族。到了北魏王朝的创始人太祖道武帝拓跋珪进入中原，深感猎射游牧的缺陷。到了燕赵地区，更留心先进的中华封建农业文化，对以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更十分敬奉。所以拓跋珪广求中原士大夫，《北史》说他“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于三八六年建立魏国，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更建宗庙，立社稷，典官制，协音乐，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等等。其中拓跋珪在平定慕容宝时征聘得到冀州的俊才，少号神童的崔宏。崔宏对总机要，草创制度。崔宏常对拓跋珪讲古人制作之体以及往代废兴之由。拓跋珪十分欢喜。崔宏更奏请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即完全用黄帝的典章历数，把拓跋氏的历史和汉族的历史联系起来。纲鉴书中即对拓跋珪在平城置五经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大加赞赏，以为衣冠文物之主南朝的晋反而不如。正是这样郁郁文采，招贤选能，不出几十年，北魏结束了十六国纷争局面统一北方。正是这种政治气氛中，拓跋珪的儿子明元帝拓跋嗣于神瑞二年、泰常七年、孙子太武帝拓跋焘于神䴥元年幸涿鹿，登峤山，观温泉，祭黄帝庙。

可见，涿鹿黄帝庙是鲜卑族学习中华文化的标志，是民族团结、融合的象征。

（原载1993年2月2日《北京晚报》）

契丹人重建涿鹿黄帝庙

涿鹿黄帝庙从北魏帝王祭祀以后，风风雨雨五百年，渐渐坍圮毁坏了。到了公元995年又修建一新。这是统和十三年，辽圣宗耶律隆绪下诏重新建的。明嘉靖四十年刊、孙世芳等编《宣府镇志》卷十七“契丹诏守臣修祠宇”，即记奉圣黄帝祠等俱为一新，以时祀之。辽代奉圣州治正在涿鹿。

辽代皇帝重建涿鹿黄帝庙表现契丹人对黄帝的崇敬。这是因为契丹人自认是炎黄子孙。《辽史·世表》有这样一段话：

“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

耶律俨本是析津人（北京人），本姓李，辽主赐姓耶律。由进士累官至宰相，修实录，他说辽是黄帝后代正代表辽帝王朝廷的看法。

辽代对我们并不生疏。北京称五朝帝都就是从辽南京开始的。南京析津府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今天城南还有河叫肖太后河。清初诗人查慎行写宣南归义寺的石幢“两三碑背字，犹记会同年”，今天陶然亭里仍有辽代的石幢。而八角形密檐的辽塔，北京常看见。

但舞台上穆桂英的对头，番邦番将对我们的印象并不佳。或许石敬瑭以儿皇帝把燕云十六州献给辽太宗耶律德光屈辱可耻，或许耶律德光进军汴梁沿路掠夺“打谷草”太凶狠。但耶律德光还在汴梁收集图书、乐谱、石经以及方技、

百工运送北来，契丹人了解中原文化的可贵。

其实从辽代的创立人杰出首领耶律阿保机就懂得汉文汉语，熟悉中原文化。他首先建立孔子庙，又重用幽州人韩延徽作谋主。正是韩延徽教阿保机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如幽州制度。这使北方来东胡族在内蒙古西辽河壮大的契丹人渐渐脱离游牧渔猎，转向农耕汉化。契丹人允许和汉人通婚。韩知古的孙子德让出入圣宗母亲肖太后燕燕的帷幕，弋猎时，两人同一穹庐，这是辽史专家陈述喜说的艳事。这样，京剧《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成为契丹人的女婿也就不足怪了。清人陈其年写北海肖太后梳妆楼（北海金代才建琼华岛，说辽代就有梳妆楼是一疑问）《齐天乐·辽后妆楼》写辽道宗肖后“想像新兴闹扫”，说辽肖后观音梳洗唐末五代汉人新兴高髻的发式——闹扫，契丹人以学习汉人为时髦。道宗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肖后观音属和写：“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契丹人向往华夷同风。辽代皇帝学习《贞观政要》，幽州出现白居易、苏东坡诗集，古北口的老杨令公祠也是真的，契丹人看重杨业的英雄气节，表彰忠义。契丹人学唐比宋，努力学习中华文化，使他们以炎黄子孙自豪。这样在辽中期圣宗重建涿鹿黄帝庙，不时祭祀，也就很自然了。

传说终究是传说

对炎黄战地质疑是有理由的。“远古茫昧而莫详其地”
（见《塞外炎黄战地质疑》（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

日《北京晚报》),岂止战场的具体方域,即黄帝本人,司马迁虽在《史记·五帝本纪》详细记述,但他又写:“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大戴礼记·五帝德》记宰我问孔子,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人耶?非人耶?近代尤其是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冲击,有学者怀疑儒家推崇的黄帝、尧、舜、禹等,人称疑古派,对远古记叙作了有益的探索。

较早记述黄帝的有《山海经》、《左传》、《庄子》、《韩非子》等先秦著作。可见流传很广。翦伯赞先生说,在图腾崇拜的同时或稍晚又发生了祖先崇拜。他说这是因相对的定居生活和因此而固结的血缘关系才有祖先崇拜——此时有了畜牧和种植。尤其在举行氏族祭的时候,想起共同的祖先,这样众口相传,衍为神话传说。这种神话传说有歧异夸大离奇的地方,是很自然的。崇拜的祖先保留在古籍中有女娲、伏羲、神农、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而五帝之首为黄帝,黄帝有睿智圣德,一切创造发明归功于他。又是多么光辉而有创造力的传说啊。

前面说到疑古派,其杰出代表顾颉刚对黄帝、尧、舜等怀疑越深,越发现这些神话传说的价值。他说:“夫黄帝本为卜居昆仑之上帝,藉传播之力,为十二姓之共祖,为中国历史之首一王,人矣;而至汉武之世,又以修仙、封禅、骑龙而去,初则由神化人,继则由人复归于神,谓非古史上之瑰观耶!”“古人知识未广,以真事物之反映增损变化,构为光怪陆离之神话,虽非真史而不可谓非真想象。若去神话而谈古史,犹去嬉戏而谈儿童之生活也,呜呼可!”

对于上面宰我问黄帝三百年的问题,孔子回答得很巧妙:“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

教百年，故曰三百年。”敬畏、承教岂止百年。至今黄帝仍活在中华子孙心中。

这属于人类悠久历史的“小儿时节”，黄帝的传说产生过光辉的作用。但传说终究是传说。传说不一定能把黄帝一生的行止，包括战场的具体方域写得清清楚楚，这就产生了怀疑。

（原载1993年4月25日《北京晚报》）

京北祖先栖息地

神话传说既没有炎黄战场的具体方域，为什么现在又有确切的地址呢？

首先，探求炎黄战场的应是司马迁。他说：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大概去寻找传说黄帝去过的地方，所以写明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东汉的应劭、文颖在《汉书》注里写明这在上谷郡涿鹿县。文颖并写涿鹿还建有黄帝庙。王北辰先生列举甚明，并说汉涿鹿县址在今河北省涿鹿县矾山乡的涿鹿古城，这是对的。到了北魏两帝来祭祀，辽代又下令重修。这样，黄帝庙经历一千多年，香火不绝。至于阪泉之野，我前说应在官厅水库，侯仁之先生告诉我地理上应称为怀来盆地。这是应补正的。

北魏拓跋氏和辽代耶律氏祭祀、重修黄帝庙，用以吸收先进的中原农业、政治、文化，对于游牧猎射民族是进步。至于一时争战显示正统也是有的。如齐威王“陈侯因澨敦”铭文，即远绍高祖黄帝，用来争霸。刘邦起义，立为沛公，祠

黄帝而衅鼓。后来包括少数民族也有用来争正统。阶级社会，民族争战，历史不可避免。而历史上少数民族以黄帝为祖先的意识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同心力、凝聚力，在多灾难的中国历史上对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对黄帝的崇拜，黄帝陵墓在甘肃、河北、河南都有，《长安客话》记平谷东北十五里渔子山有黄帝陵。但终究只在陕西黄陵县。三国大战的赤壁，中国旅游报报道全国有九处，日本原也有赤壁，认真探讨，当在湖北嘉鱼县。

值得留意的，塞外宣化涿鹿一带昔日是避暑旅游胜地。北魏有温泉宫，辽景宗、金章宗还建立过御庄、行宫，上花园、下花园是辽代皇后御园养花地。至于明武宗游嬉宣府更是喧闹一时。清代文学家龚自珍说：“吾相北方，独宣化府、承德府之间，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长子孙。宣化、承德间，人畜皆寿。”时至今日，祖先生息、振兵的地方，应是发展旅游、避暑的好场所，应予重视。

（原载1993年4月26日《北京晚报》）

长城与种树

长城建得这样雄伟坚固，花费了人民无穷的血汗。古诗云：千人万人齐把杵。但其中是否也包含一条：有赖于种树？

古人写边塞黄云白草，风沙盖天。但龚自珍《说居庸关》：“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苹婆、棠梨，皆怒华。”奇

怪，长城边上却是花枝俏。今天去八达岭，只见满目青翠，那白的、红的、黄的花枝更灿烂耀眼，令人想起词人写的忆江南。到慕田峪去，看到的林木也叫人赞叹，清初的诗人孙学诗写慕田峪中有谷异乎寻常，“借问谷中何所有？千树桃花万树柳。”

看来古人曾有意在长城边上多种树。这是否把林木作为一种阻止南下马队前进的屏障？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的《西关志》中记载嘉靖皇帝敕谕镇守居庸关的监察御史王士翘（即《西关志》的编者）说：“其沿边树木，尤宜严加禁约，不许官军人等采柴烧炭，图利肥己，致成空旷，引惹贼寇。或已经砍伐者，督令趁时补种，务要林木稠密以资障蔽。”

后来敕谕都指挥金事张元勋，又重复这旨意，又说：“务要林木稠密，使贼不得通行。”

《明经世文编·马端肃公奏疏》写成化年间，“自偏关、雁门、紫荆，历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关一带延绵数千里，山势高险，林木茂密，人马不通。”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说自浑、蔚等州中经居庸关、古北口、黄花镇一线，东到喜峰口长城边墙有大森林“蹊径狭隘，林木茂密以限虏骑驰突。”

长城作为防御工程，是我国一大发明，从春秋就开始了。但用稠密的林木来阻挡敌人南下的骑兵，也应是个创造，但不知何时形成。

“燕京八景”之一的“居庸叠翠”单单称赞居庸关长城一带林木秀美青翠，这是金明昌就有了的评选，表明金代种树已不少。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写居庸关：“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据险，路才容轨。”这里林障据险是否有意把林木作为抵敌的障隘呢？但至少明代已十分注意塞垣前后种树，不仅有皇帝的旨令，而且主持用砖包砌长城和建骑墙敌台的